

#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

舊典備徵

安樂康平室隨筆

清代史料筆記

中華書局

新學堂

22.  
Z  
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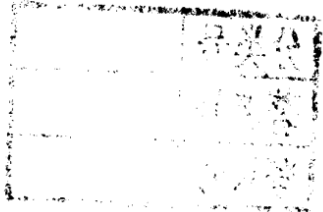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舊典備徵  
安樂康平室隨筆

〔清〕朱彭壽撰

中華書局

新學  
知學  
PDG



1998.7.9  
中華書局  
門市部  
No. 1618274

清代史料筆記叢刊  
舊典備考  
安樂康平室隨筆

〔清〕朱彭壽撰  
何雙生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文字六〇三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9<sup>5</sup>/<sub>8</sub>印張·169千字

1982年2月第1版 1997年12月湖北第2次印刷

印數 10201-16200冊 定價：13.50元

ISBN 7-101-01703-7/K·775



## 前言

《舊典備徵》和《安樂康平室隨筆》，是近人朱彭壽所著的兩種較有價值、帶工具書性質的清史史料筆記，對文史愛好者、尤其是對清史研究工作者，會有相當的幫助。

朱彭壽，別名小汀，又號述齋、述叟、壽鑫齋主人，浙江海鹽人，生於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卒年不可考，但據《舊典備徵》書末朱氏民國辛巳（一九四一年）立夏所寫附錄，時年已七十三歲。

朱彭壽祖籍江西婺源縣，先輩在元代成宗元貞年間為嘉興路主簿，於是移籍浙江。他的曾祖、曾叔祖、伯祖、外祖、族兄等，在清代曾任職知縣、吏部員外郎、訓導、教諭、教授等。父親在同治年間於兩淮供差三江營，署劉莊場大使職。

朱彭壽十五歲入學為秀才，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年）中舉，時年二十；次年入都，越年為內閣中書；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以「襄校平定回苗各匪方略書成議敘，蒙恩以侍讀遇缺即補，並賞加四品銜」。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他會試中式，成進士。以後曾任職典禮院直學士、練兵處文案委員等。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改革官制，朱彭壽先在政務處任總辦，專司承擬奏摺等事，次年以即補侍讀授陸軍部右丞；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署陸軍部左丞，次年實授，直至清亡。北洋政府時代，朱彭壽在一九一四年間一度出任湖南長沙關監督，次年冬調任湖北宜昌關監督，兼宜昌、沙市兩地交涉員；六、七個月後，他乞病返京，定寓北京東城西總布胡同，從事一些徵稽清代文獻典籍的工作。

從一九三一年起，朱彭壽應前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的聘請，和徐的門客如夏孫桐、楊壽樞、曹秉章、章珏、金兆蕃、閔爾昌、傅增湘等匯集清代學術文化史資料，分纂《清儒學案》，前後歷時八年，到一九三八年纂輯工作粗就，並由朱彭壽總其成。

朱彭壽出身宦門，長期躋身仕途，又十分留意掌故，所以對清代的人文、科甲、職勳、典制等故事，極為詳熟；又因為他學識比較淵博，經常和一些文人學士交往，所以在文學藝術、鑑賞等方面，也都有相當的興趣和造詣。

《舊典備徵》五卷，是朱彭壽所著《壽鑫齋叢記》六種裏的第一種。據《自序》中說：「自庚寅（光緒十六年）官中書後，公退多暇，惟以文史自娛，凡夫藝苑遺聞、中朝故事，涉獵所及，輒裁矮紙漫筆記之，歲月侵尋，忽忽廿載……輯為四十卷。」《壽鑫齋叢記》除《舊典備徵》而外，尚有《丹鉛瑣錄》十卷、《經籍屬辭纂例》六卷、《詩學駢枝》九卷、《常談討原》五卷、《廣四八目》五卷。著

者自稱《叢記》於辛亥（一九一一年）冬殺青後，「藏之篋衍」達二十餘年，後來因爲「索閱者衆……輒慙惠付梓，……顧全書都五十餘萬言，剞劂匪易，……爰就原書畧分起訖，釐爲六類，別以名稱」，「每種之首，則仍以全書序目取冠簡端」。《舊典備徵》於一九四一年由著者釀金在北京刊行，印數很少。其餘五種以及他已纂輯粗就的《皇清人物考略》、《紀年五表》等十餘種著作，都未見問世。

《舊典備徵》被時人稱譽爲「于先朝國故人物，詳稽博考，原原本本，殫見洽聞，凡諸紀載，既備且確，其體例與《弇州別集》相近，而精核過之」（見劉承幹跋），是有一定道理的。如「各省狀元人數」條，記錄了起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年）訖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的二百數十年間共一百十二科各省狀元的姓名、籍貫、科名等，可與清代進士題名碑錄和館選錄等記載互相參照比較，「浙江鼎甲考」條，則專記起順治六年（一六四九年）訖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約二百五十年間的浙江籍狀元、榜眼、探花的名籍。「武鼎甲考」條，記錄起順治三年訖光緒二十四年的武科鼎甲姓名、籍貫，可以彌補進士題名碑錄中記文不記武的不足。又如著者仿倣《歸田瑣記》記載閩籍得謚者例，在「浙省人得謚者」條中，按杭州、湖州、寧波、紹興、台州、衢州、嚴州、處州八個地區記錄了浙江人得謚者的姓名、縣籍、官職、謚號和得謚年代，可以和「一家人得謚者」條互參，起到一種譜牒的作用。其它如「世家」等條，均屬此類。

朱彭壽熟諳清代典章制度，這在書中也有所反映。「歷代從祀功臣」條，記載了清代封建王朝配享廟庭歷代功臣的名單，它議定於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年），議增於雍正初年，共計八十人，其中有抗金的岳飛和抗元的文天祥等人，唯獨對明代只收常遇春、于謙等而不列鄭成功、史可法，是一種可以注意的現象。「入祀賢良祠」條記述了雍正八年（一七三〇年）在京師設立賢良祠的經過情況和入祀者的姓氏、職稱、卒年、謚號、入祀年代等。「封爵考」條可補《清文獻通考》及《清史稿》等書有關內容的不足和不符之處。「冠服異數」條，詳細記述了清朝的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入八分公等的頂戴、補服制度規定，可資有關藝術創作中的設計根據。關於清代殿閣制度的變遷，在本書中也有記載。

《安樂康平室隨筆》六卷，撰成於民國己卯（一九三九年），並先於《舊典備徵》在一九四〇年排印問世。此書按事列條，不加標題。據著者稱，他在撰寫《壽鑫齋叢記》以外，「隨時紀載者，或談近事，或溯舊聞，或述家風，或抒己見，興之所至，信筆即書，雖雅俗兼陳，漫無體例，顧其間零星考訂，稍有發明，且於生平身世所經，時亦誌其雪泥鴻跡，凡所綴輯，似與漁洋山人諸筆記意趣略同，……爰命兒孫輩別錄爲卷，而以隨筆名之。」《安樂康平》四字，是光緒丁未歲（三十三年）除日，清廷頒賜朱彭壽春聯中語，因即以此名其室，並稱其書。

《隨筆》就其內容而言，比《舊典備徵》所記題材更爲廣泛，除典章、人事以外，還兼及詩詞、

文字音韻、版本目錄、古錢、畫卷等方面的記載、考訂，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如起光緒二十八年訖宣統三年冬親郡王得謚情況，在卷四中便有較詳細的記載，可以補《皇朝謚法表》和清代職官年表之類工具書的不足；卷五中則就一些王公大臣的謚號和《皇朝通志》、《清文獻通考》、《八旗通志》中有所歧異之處，提出質疑或糾繆。卷二、三中對清代考試制度中的某些情況，也有可資參考的敘述，如介紹補應殿試者的考卷，考試官按例在卷面加蓋「補」字紅戳，此種試卷不入進呈的前十名考卷內；著者自己曾擔任過考試各省孝廉方正閱卷官，在卷三中記述殿試閱卷大臣在閱卷過程中的規定、程式情況（即所謂「轉桌」），亦頗可信。

朱彭壽在詩詞品評方面，也自具見地，卷一中便輯錄了從唐、五代至兩宋各家詞中的警句、雋語；對於文字音韻，他也有所涉獵，這在卷二、卷四的一些條目中有所反映；他一生專嗜收藏、鑑別古錢，自稱「搜訪歷五十餘年，篋衍所存，頗多精品」，所以在卷五中「舊萃記之」，所列各朝稀見錢幣錢值、文字、收藏者等等，可以補《泉志》、《泉志補考》等書之闕，也可供出土古幣考訂時的佐證。此外，有些小考據，也可以增廣見聞，如卷一中就京署官場中對「前輩」這一稱呼的特定含義作了說明。又如卷四中對清代一些著名學者所用堂名的出典，加以稽核說明；翁方綱的「復初齋」，援引自《莊子·繕性篇》；錢大昕的「潛研堂」，典出《後漢書·班固傳》；魏源的「古微堂」，出自陸龜蒙《復友人論文書》；俞樾的「春在堂」，則因為館選時詩中有「花落春仍在」句，受

閱卷大臣曾國藩所激賞，所以因事立名，等等。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朱彭壽在光緒年間的一段時期，對近代史上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如義和團、洋務運動等，親見親聞或直接參與其事者頗多。他曾先後在練兵處、政務處承擬奏摺，有些摺件並不發鈔，《隨筆》中却錄存了少許這方面的資料，如卷二所錄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兵部尚書兼軍務大臣鐵良查勘上海製造局及擬移建新廠的覆奏，可以補《光緒朝東華錄》沒有輯入的不足，卷四中記義和團初起時在北京簡況等，都具有史料價值。

儘管本書具有相當參考價值，但作者在廣徵博引中難免有記憶舛誤之處，例如《隨筆》卷二「文人造句喜用駢字」條中，所引某些資料出處即有錯誤。這是在閱讀、使用本書時應加注意的。

本書整理以北京文嵐簃印書局刊行的綫裝排印本為據。《舊典備徵》原無標點，《安樂康平室隨筆》只有句斷，原書雖有一些勘誤，但錯舛文字甚多，如「工部」誤作「江部」，「天聰」誤作「大聰」，「乾隆」誤作「乾洲」，「族弟」誤作「旅弟」，「傳說」誤作「傳說」，「州同」誤作「洲同」，「浙江」誤作「浙江」等，不勝枚舉，現均一一加以改正。在《舊典備徵》正文小標題及《安樂康平室隨筆》正文各段落上，用數字編號，以便讀者查索。

《舊典備徵》中原有徐世昌、柯劭忞和郭則澐的序、跋，以及夏孫桐、曹秉章、章鈺、金兆蕃、

邵章的題辭和劉承幹的跋語，上述諸人和朱彭壽或係同僚，或同鄉里，或屬親友，所撰序、跋、題辭，雖不無溢美之辭，但從中反映了他們之間的關係以及對本書的評價，對讀者可能有些幫助，所以一仍其舊，依原書中先後次序排出，僅刪去《壽鑫齋叢記總目》一項。

在整理中，承石繼昌先生以所藏劉氏嘉業堂《安樂康平室隨筆》一書見示。此書封面有朱彭壽墨書「小汀持贈」字樣，下鈐「朱彭壽印」章，正文卷首鈐有「承幹校讀」及「希古樓」篆文章各一，書中並有劉氏用硃筆校改、補注文字數處。對上述補注、校改文字，均在整理本中以楷體字排出，注明「劉補」、「劉改」字樣，並加〔 〕號以誌識別；又蒙趙樸初同志爲本書封面題簽，謹此一併表示謝意。

限於水平，整理中的錯誤、缺點定所難免，尚希讀者不吝指正。

何雙生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舊  
典  
備  
徵

## 壽鑫齋叢記序

記問之學，古所不廢。士君子潛心研學，本聖門「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之旨，徵文獻，明道藝，類別部居，晨鈔夕纂，分寸之積，往往囊括四部，浸成鴻博。王深寧、顧亭林兩書之淹貫古今，實亦由斯而致力也。小汀學士最錄經史異文軼事典雅所歸者爲《壽鑫齋叢記》，凡四十卷，全書體類雖似沿襲前人說部之爲，而前數卷爲一朝掌故所關，廟堂典制之隆，文物聲明之美，胥於是乎在，至標舉羣籍，條晰詩文義法，則學士自紀其學，亦勉人以績學而示以軌轍也。香輯之勤，攷訂之博且審，求之近世，實不多覩。夫盈天地間皆文也，貫古今而不易者，道也，文無所不載，道無所不該，鉅細萬端，惟人所擇而匯其歸。雖世風升降，趨向日異，顧文所在卽道所在，道不可一日離，學不可一日廢，守之弗移，終歷百變而不失其宗。此書紀述之餘，不著論議，存慨歎於文字之外，使讀者玩索而自得焉，則又學士之深衷，不徒以記問見所學也。是爲序。壬申立夏，天津徐世昌。

昔夫子欲學夏殷之禮，而歎杞宋之無徵，由於文獻之不足然，又曰：「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蓋殷禮之僅存者，如《商頌》五篇，得於正考父是也。然則禮必徵於文獻，而文又待獻而存者矣。南

宋之末，馬貴與撰《文獻通考》，尤詳於本朝之掌故，元人修《宋史》，其南渡以後食貨、兵、刑諸志，全本之《文獻通考》，雖以歐陽圭齋之碩學，莫能加損焉。然則無馬貴與，則宋南渡以後之史亡矣。國初修《明史》，其時十六朝之實錄、各部院之官書，與夫私家之纂述具存焉，載筆者必事詢於萬季野，以考其得失，正其舛訛。然則無萬季野，則明一代之史羣言淆亂矣。皇朝有天下二百餘年，學士大夫多崇尚詞章訓詁之學，至於練習舊聞，博通典禮，如春秋時魯之臧文仲、鄭之子產，尚未見其人焉。曩者趙次珊尚書纂《清史稿》，劭忞告以有文而無獻，史不易爲也，公其留意於獻乎？尚書韙其言而不能用。辛未秋，劭忞始獲交於朱小汀學士，讀其所著書，淹貫羣籍，擇精語詳，信不愧爲宏通淵雅之作。至若稽舊德之名氏，考當代之典章，綜括靡遺，見聞殫洽，則爲之愀然太息，以爲今之獻，小汀一人而已。劭忞耄老，不及見國史之殺青，異日者其屬於小汀乎？劭忞讀小汀書既終卷，有感於夫子徵文獻之義，因推而及於史學，以質之小汀焉。壬申冬十二月，膠西柯劭忞識於故都之蓼園，時年八十有三。

## 壽鑫齋叢記跋

記問亦學也，而知今爲難。國變逾廿稔，典冊佚，耆獻凋，攷舊聞者無所訂正，雖余及見之世，傳聞已異辭，況其遠焉者哉！清史成，世罕得而見，見者亦病其疏舛，則猶之未成也。嘗謂當求諸私家著述，晨星遺逸，必有彈勤掇拾如梁江倩、宋李穀其人者，則國史終以不廢。比朱小汀學士丈以所輯《叢記》見眎，首列朝章國故，而雜治四部，旁及說家，其取材則難蹠也，其攷辭則治金也，其勲勩於述則力田者之薦蓂也。噫！是可傳矣。吾聞之一朝之紀載，典章文物而外，必詳於事迹，事迹詳而後是非得失著焉。昔孫甫著《唐史記》，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聞者忘倦，甫豈好爲是喋喋哉！亦欲明是非得失之所在，以爲異日信史云爾。學士官京朝久，聞見殫洽，乃獨略於事迹者，吾有以知其意矣。年代匪遠，或其人在，或其子孫在，揚之者未必鑒心，抑之者或至刺骨，故不如略之。雖然今而不著，後且失攷，舉一代之是非得失，悉聽諸悠悠之論斷，豈不恫哉！則濔幼侍先公京邸，於朝局及先輩言行類，得自庭聞，頗思掇述，因循未就。學士今之孫甫也，竊望加意於此，以別成續記，則濔雖舛陋，倘有以附益之，所不敢辭。若是編所著，攷鏡必周，詮覈必審，時賢中殆罕其匹，以漁以獵，是固學者之山淵也。尤望及時彙行，以公諸世。甲戌夏日，侯官郭則濔讀竟附識。

## 壽鑫齋叢記題辭

舊萃而有折衷，不爲無據之言，說部之有資攷證，所以可貴。有清一代，此類著述較少，書中以記近代事者，尤爲精華所在，早付剞劂，以餉學者，行見一時紙貴也。壬申春分節，夏孫桐拜觀謹識。

大者寓作於述，貫串諸家之說，不爲獨斷，亦非苟同，擇精語詳，自成一子。世儒研覽有得，偶書一二則，散見筆記中，資談助耳。從未有旁徵博考，彙爲鉅冊，若是之淹雅者，其今之深寧叟、弇州山人乎！展讀傾倒，輒綴數語。壬申三月，曹秉章。

海鹽朱小汀學士手定《壽鑫齋叢記》四十卷，懍毀錢爲銅之戒，竭釀花成蜜之能，大之足以窺一朝掌故之原，小之足以啟後生讀書之法，卮言日出舉而空之，雜家者流高踞一席。老輩言攷據之學，曰不漏，曰不誤，此書之定論也；言著作之法，曰無一字不出於己，又必曰無一字不出於人，此作書之本旨也。爲揭其要以告讀者。癸酉新春，長洲章鈺題記。

小汀前輩寫定所纂述，名曰《叢記》，以識小自謙也。曩客舊都，屢過從，輒見搜羅羣籍，發篋陳几，晨鈔夕纂，破萬卷而得一字之安，孳孳矻矻，窮日夕不倦。其考經籍用助字之例，臚列諸書，佐證詳確，深得《春秋》屬辭比事之旨；紀先代故事，貫串翔實，拾遺補闕，無愧於多聞兩端，其最拳拳大者。他所爬梳抉剔，皆平日讀書有得於心，無一語拾前人舊說，或有所逢錄，皆別有用意，所謂採銅於山而加之以鑪鞴，信於今，傳於後，殆無可疑者。書成於宣統辛亥，秘不示人。近年因索觀者衆，始出以問世，其速矧工授刻，勿更遲遲，鄙人蒲柳早衰，尤願先覩爲快也。癸酉驚蟄後一日，春寒大雪，姻侍金兆蕃謹識。

昔曹倦圃熟諳明故，成《續獻徵錄》一書，列傳名臣五百有奇，自謂頗竭一生心力，欲付梓人而困於貧乏，當時貽書名公巨卿，數數及之。小汀先生於宣統辛亥成《叢記》四十卷，首列有清一朝典要，其他綴輯撰著各條，精深博大，與新城、崑山、高郵互相頡頏。書成廿餘載，以世事迫遘，不克付梓，其事與倦圃適同。然苦心述作，英光必非久閤，將來爲靜惕堂替人無疑。讀竟拜識如右。癸酉暮春，仁和邵章。

吾儕讀書，病在忽略，歷時數十年，校閱數千卷，往往一無所得，良用慨歎。小汀前輩細心

讀書，隨手疏記，寫定《叢記》四十卷。舉凡朝章國故，以及名物度數之蹟，文字訓詁之微，均能  
竟委窮原，確有依據，通才劬學，足爲後進楷模，展覽再四，欽佩無已。甲戌上巳後二日，年侍葉  
景葵謹識。